

法国掠影

大师游记

故事大王房龙，曾把法国描绘为『应有尽有国度』

她独得天之恩赐，独享地理之福泽。

法国被他视为『人间天堂』

她得天独厚

想要的东西唾手可得，西北方是朝向大西洋的广袤平原，

她拥有欧洲最高峰

她的东南方是朝向地中海的罗马浴场，

海洋气候条件她都拥有，

介于『老之同的调和』候

介于『老之同的调和』候

介于『老之同的调和』候

画上有该有的都有……

她的人民喜爱峰峦起伏，

溪流蜿蜒，

白杨夹岸，

峡谷幽深……的景观。

介于『老之同的调和』候

介于『老之同的调和』候

画上有该有的都有……

〔英〕亨利·詹姆斯 著 林凤 译

东方出版社
Oriental Press

天下
漫游

A Little Tour in France



A Little Tour in France

大师游记

法国掠影

〔英〕亨利·詹姆斯 著 林凤 译

東方出版社
Oriental Press

法国掠影



阅读本书的理由：

法国处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全能够自给自足。所以她的人民有点自以为是，有点自高自大。

他们有美德，他们也有劣根。无论美德还是劣根，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宜人气候与美丽风景中读出来，从那赏心悦目、满眼青翠之古堡田园……，从那“神秘之乡”中读出来……

阅读那块土地和那方山水，就是在阅读那里的人民与人性……

建议以下人群阅读本书：

西方文化之爱好者与研究者，法兰西文明之爱好者与研究者，喜好古典之怀旧人士，广大中小學生……

策 划 陆丽云

装帧设计 曹 春

封扉文字 张耀南

法国掠影



法国人不只是多愁善感、不务实事的一群人，刚好相反，他们是最有理性、最为殷切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永远能够脚踏实地。

他们懂得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所以他们决不会浪费时间去做更高的梦想，而是尽量让自己舒舒服服享受现实人生。

他们各自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勤奋地赚钱、生活，但决不会为了赚钱而放弃舒适与快乐。这种“法国人的聪明”不能让法国人大富大贵，但却更能保证他们获得最大的幸福……

所以房龙这样描写法国人：不论出身有多么的贫贱卑微，任何一个法国人都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让他能以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满足……

读游天下·大师游记

亨利·詹姆斯系列

英国风情

法国掠影

美国景象

意大利风情

A LITTLE TOUR



图尔——花果之乡

CHAPTER 1

- ◆ 巴尔扎克曾在他的一篇小说中这样写道，正宗的都兰人是不太会努力甚至哪怕仅仅是挪挪地儿去寻找一种快乐的；同时，对于这种乐于玩世不恭的根源，也就不难理解。都兰人肯定存在一种模糊的信念：有得必有失。他们生活在一种友善的氛围中，一条河横穿他们的家园，虽然有时洪水泛滥也会把周边的地区淹没，但灾难之后应该是很易于修葺，因而可以把它受到的侵害只视为造成健康伤害的一次难得的偶然事件。

IN FRANCE



图尔，法国中部中央大区安德尔——卢瓦尔省省会城市。临卢瓦尔河。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枢纽。是卢瓦尔河谷及其历史城堡的主要旅游中心。城市建筑和街道的风格与众不同。根据早期的记载，图尔原位于卢瓦尔河右岸，为一高卢人居住点，后来罗马人将其迁往河对岸。图尔城历史悠久，城市繁荣达几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6月13~15日，法国政府的司令部设在此地。

——《不列颠百科全书》

从都兰省是法国的花园说起，真的有点难为情。因为这种说法早就过时了。尽管如此，来到图尔镇，它的明亮芬芳的风味，的确向世人昭明它是花果之乡。这个小镇风景宜人；像它这般大小的城镇比它更成熟、更完整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比它更自得其乐的，更无意羡慕大城市的责任和义务实在是少有的了。它不愧是它那个笑脸相迎的省份的省会，那个地区轻松富裕，生活优越，友好，舒适，乐观向上，终日懒散，而又无所用心。巴尔扎克曾在他的篇小说中这样写道，正宗的都兰人是不会努力甚至哪怕仅仅是挪挪地儿去寻找一种快乐的；同时，对于这种乐于玩世不恭的根源，也就不难理解。都兰人肯定存在一种模糊的信念：有得必有失。他们一直幸运得很：他们生活在一种友善的氛围中，一条河横穿他们的家园，虽然有时洪水泛滥也会把周边的地区淹没，但灾难之后应该是很易于修葺，因而可以把它受到的侵害只视为（在一个是确是好事数不胜数的地区）造成健康伤害的一次难得的偶然事件。

都兰人有着古老的优良的传统，有宗教上的，有社会上的，有建筑上的，也有烹饪上的；也许他也满足于自感是正统的法国人。在他那令人羡慕的祖国，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此地更富民族特色。诺曼底就是诺曼底，勃艮第就是勃艮第，普罗旺斯就是普罗旺斯；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兰则代表了法国。这里是笛卡儿、拉伯雷、巴尔扎



克的故乡，这里不仅有美食、豪宅，而且有良师益友。对于法国中部自然条件的温和方便，乔治·桑^①在某个地方曾用一段诱人的文字——它的气候温暖宜人，降雨充沛，降雨的时间不长。1882年秋，雨期不算短，雨量却相对充足；然而，一旦和风日丽，就不可能有比这更迷人的天气了。在明媚的阳光里，葡萄园和果园显得丰美富足；四处都在忙着耕耘，但四周又都看上去轻松悠闲。没有赤裸裸的贫穷；节俭和成功只是作为他们志趣高雅的表现。女人们头上的白帽子在阳光下看起来非常耀眼。她们自制的木底鞋在洁净的道路上发出轻快愉悦的响声。

都兰还是一个古堡之乡——形状各异的建筑样本和众多古物遗产。同法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地主们相比，这里的农民没有那么阔绰；当然，他们也是富得流油的了，这一点，在镇里的小交易场上，从外地人在那农用衫上挺着的爬满皱纹的棕色面孔上看得非常清楚。这就给他们平添了一份精明与保守。何况，这里也是古代法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由于过去那种君主政体辉煌而又独特，并且对这种辉煌的反映至今仍然在卢瓦尔河的激流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法国历史上，一些最令人瞩目的事件就发生在卢瓦尔河畔，它蕴育的土地也一度使文艺复兴的奇葩竞相绽放。卢瓦尔河为这一种风景赋予了一种伟大的“风格”，而这种风景的特色却远无“风格”那么卓越和耀眼。这条河还把人的目光引向比都兰的一片绿野更富于诗情画意的远方。这河流很不规则，有时人们看见它越流越细，让河道上轮廓生硬地坦露在外——对

一条河流来说，这当然是一大缺陷，因为人们如此依赖它，需要它为那些被灌溉的地方提供一种气势。然而，我所说的只是我最后一次之所见。水流浩荡、壮观，大大的转弯，缓缓地前进，水面折射出了一半的天光。再没有什么景色比你从昂布瓦斯的城墙和高台上观看这河流奔腾的过程更美丽夺目的了。

在一个晴朗的周末上午，我站在高处，俯视卢瓦尔河，透过秋日柔和的阳光，我感觉它透着一种慷慨的仁慈。图尔最迷人

葡萄园和果园在新鲜亮丽明媚的阳光里显得丰美富足；四处都在忙着耕耘，但周遭又都好像轻松悠闲。没有赤裸裸的贫穷；节俭和成功只是作为他们志趣高雅的表现。

①本名阿芒丁-奥罗尔-吕西尔·杜德望（1804—1876），笔名通用乔治·桑，法国浪漫主义女小说家，以她的所谓乡村小说和许多风流韵事而闻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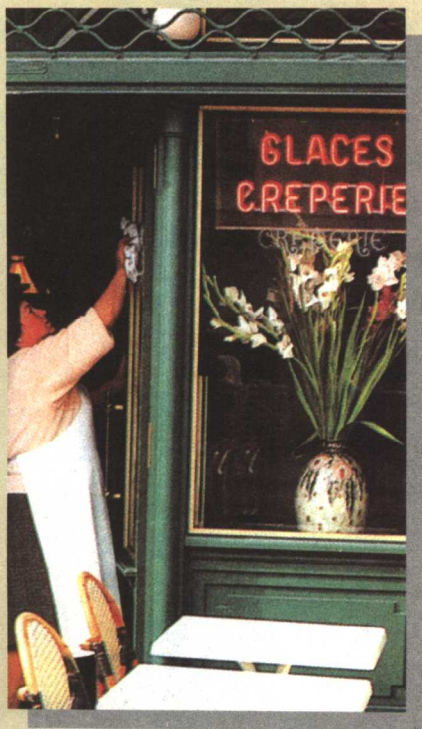


的景色自然是俯视卢瓦尔河的林荫码头了，它隔河眺望着圣·桑福里昂的友善邻邦，还有在那里拔地而起的阶梯形的山丘。的确，在整个都兰省，如果你能沿着卢瓦尔河转悠，就能领略其中多半的魅力。保护卢瓦尔河的大堤坝，或者

说是保护这个地区防止洪灾的大堤，从布卢瓦到昂热一侧是一条令人惊叹的公路；而另一侧也有一条始终与之结伴而行的大道。顺着一条宽阔的大道旅行时，一条大河就是你最好的伙伴；它能使前途更明亮，旅程更短。

说到图尔的旅店，则位于另一个地段，其中有一家条件好得很，恰好在城镇和车站的中间。值得一提的是该店店员个个都格外地客气和礼貌——甚至于有些反常，使你不禁心生疑虑，总以为这家旅馆心怀不轨，于是，男女服务员试图提前安抚你，好让你放心高枕。尤其有一名服务员，他是我遇到的最娴熟的“社交家”。他从早到晚总是喃喃低语一些客套话，活像一只陀螺，不停地嗡嗡叫。不妨再补充一句，那就是我在“世界宾馆”没有发现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因为在一间闷热难耐的房间里吃着寡味的晚餐，这令人憎恶，也实属无奈，然而，这对今天的游人来说，已不算什么秘密了。另外，图尔有一条引以为傲的皇家“国王街”；它修建于一百年前，街上的房屋建筑式样大同小异，中等规模，看上去带有一种 18 世纪的浮

华。这条街连接了该镇最重要的世俗建筑法院与横越卢瓦尔河的那座大桥，在《图尔的本堂神甫》中，巴尔扎克^①把这座宽敞坚实的大桥说成“法国建筑中最杰出的成果之



图尔的咖啡馆

①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公认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其毕生最重要的作品——卷帙浩繁的巨著《人间喜剧》——在小说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一”。1870年秋，这个法院是莱昂·甘必大^①的政府驻地，当时独裁者被迫乘气球从巴黎撤退，之后，国民议会还未在波尔多组建。在那个寒冬，德军占领了图尔；且是大面积的占领。当时，有这样一种算不上过分的说法，那就是一人无论到哪里，都会遇到两大历史事实：一是大革命；一是德军入侵。法国大革命残留的痕迹四处可见，数不清的地方破损不堪，伤痕累累，但是，到了1870年，战争的明显标志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这个国家如此富饶，如此富有生命力，这使她很快就能包扎好伤口，挺胸抬头，再度笑傲人世；那种黑暗的阴影也就从此不再笼罩其身了。虽然看不到的但仍可耳闻，让一个人回想起只是短短的若干年前，这个地地道道的法国省份却被外来侵略者踩在铁蹄下，着实叫人不寒而栗。地地道道的法国式显然并不足以有所保障。对于一个频频得逞的入侵者来说，它不过是一次挑衅。然而，和平与富足重又占据了主要位置；在都兰漫山遍野的花园和葡萄园中，它的过去似乎只是一个传说，一个传说的国度里的又一个传说而已。

然而，我并非为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增添更多传奇色彩才提到法院和国王街，这时，在我的心目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当你沿着靠右手的人行道向桥走去时，一抬头就会见到路的对面的那座房子——巴尔扎克诞生地。这位天才天性暴戾，思想怪异，可他却是这个性情温和的都兰省的孩子。事实上，这种情况的确有点反常，不过，只要你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他的性格和他土生土长的省份有某些相似点。尽管他成就巨大，但他总在奋发向上，勤劳工作，有时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受过很多截然不同的影响。同时，他也有他快乐饱满的一面，在《滑稽故事集》——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如此富饶，如此富有生命力，使她很快就能包扎好伤口，挺胸抬头，又笑面人世了；因而那种黑暗的阴影从此不再笼罩在她身上了。

^①莱昂·甘必大（1838—1882），法国共和派政治家。在普法战争时期曾帮助指挥法国的防务。在建立第三共和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声誉永垂后世，法国每一个城镇都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



古老庄园和修道院的浪漫情怀与享乐主义的编年史——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一面。此外，他也是一片被踩进了丰富的历史的土地里的产物。巴尔扎克不仅是君主政体的支持者，而且是君主政体的忠心拥护人，他骨子里渗透了君主政体时期的意识。国王街 39 号的地下室，像国王街所有的地下室一样，被一家作坊占用，不对公众开放。我不清楚传统是否选定了一间房，在这里，要《幽谷百合》的作者睁开双眼观察这个他将来在其中看到和想像出来的非同一般的世界。若真是这样，我情愿跨过那房间；不是为了看一看这位小说家可能遗留在房间的什么遗物；也不是为了看一看其四壁内说不定还蕴藏着什么神秘的德性，而只是为了能够看一着那四面普通的墙壁就能够使一个人产生对人类奋斗的力量之强烈印象。继莎士比亚之后，巴尔扎克在他的眼力成熟的时期摄取的人类生活多于任何一个尝试给我们讲这方面故事的人。他的意识到这小小的场景不过是他将跨越的广阔无垠的领域的一端而已。坦白地说，发现他出生在一座“排成排”的房子里，我震惊得很——更有甚者，是他出生时这座房子才建成二十余年。所有这些似乎有些相互矛盾。如果被选定享有这一荣耀的房子不是古老的、暗褐色的，它至少也应该与其他房子分隔开来。

站在国王街尽头的广场上，可以观赏到卢瓦尔河对岸的景色，在短篇小说《石榴村》中，巴尔扎克对此有一段精彩描述——广场透露着庄严伟大的气势，大厦和博物馆高耸在旁边，这一对建筑物直面卢瓦尔河，并且有弗朗索瓦·拉伯雷和勒内·笛卡儿的大理石雕塑作装饰。前一尊雕像几年前才建起来，但非常瞩目。后一尊的底座上自然刻有“我思，故我在”。这两尊雕像标志着瑰丽奇异的法国思想经历的两个相对的极端。如果图尔有一尊巴尔扎克的雕像，它就应当立在这两尊雕像中间。这当然不是说他总是在感知与形而上学之间作折衷的理解，而是因为他的天资是一分为二的，一半朝一个方向，一半朝另一个方向。总而言之，朝弗朗索瓦·拉伯雷的那一面，也就是向阳的一面。但是，图尔没有巴尔扎克雕像，只有一座半身像，构思出奇，但做工粗糙，安置在那阴暗的博物馆的一个展厅里。刚才提到的《石榴村》里的描写文字有些冗长，不宜引述；《幽谷百合》闪亮的织锦中织进了许多幅优美的风景画，这里也没有篇幅可供我在此抽选一段，距离图尔不远的，那部杰出著作女主人公莫尔佐夫夫人的居住地——克洛什古德小庄园，很可能就是小说中的那幅画面临摹的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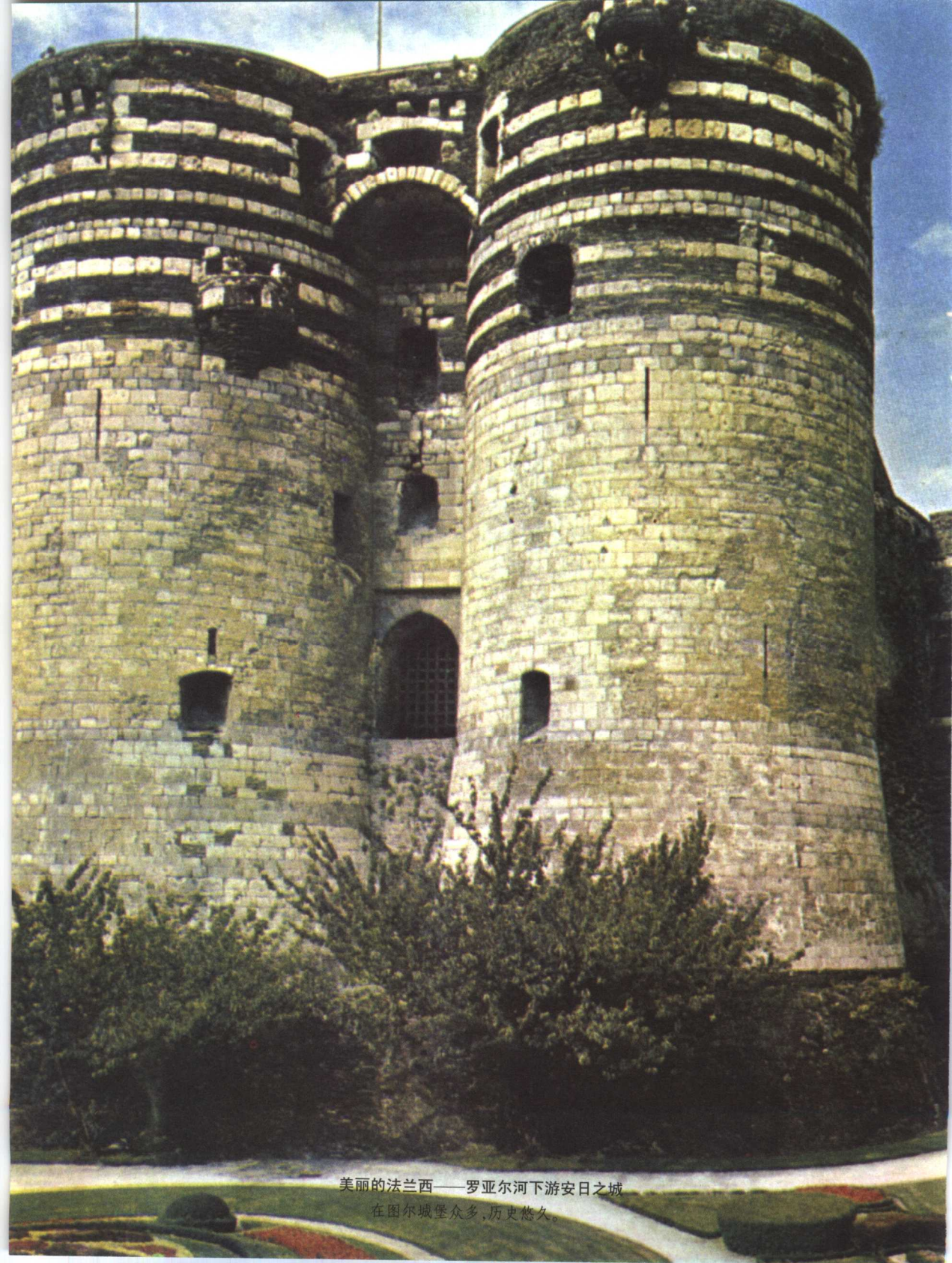


型，至今还是有可能的发现。然而，我并未尝试去找一找。都兰名垂史册的城堡太多，所以若想去看看那些载入小说的，要走的路也就太远了。我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努力辨认出《图尔的本堂神甫》中那个凶神恶煞的老处女加玛尔小姐的故居。在大教堂后面有一座小房子，被这个可恶的老女人霸占着，在那里我花了整整一个早晨，傻气十足地想弄清楚到底哪一座是她住过的。为了到那个大教堂，我们还特意从那个小广场驻足远眺石榴村，不得不承认，并不能看得很仔细。而后沿着码头往右走，走到那片风景怡人的山坡，坡上种植了葡萄。超出视野的地方就是大教堂了。山坡隔河面对市镇——有花园，有葡萄园，有零星散落的别墅，有盖着石板瓦盖的城堡的塔楼和角楼，有装着灰色栏杆的露台，有布满青苔的墙壁，真是百物荟萃，让人心旷神怡。你若是返回城里，走到一座规模很大的军营旁，会看到军营里装饰着一座粗糙的中世纪塔楼，那是古军事要塞遗址，当今的都兰人称之为“吉斯塔”。在布卢瓦，有人奉亨利二世之命谋杀了吉斯公爵。公爵死后，他的儿子，年轻的茹安维尔亲王，在这儿被监禁了两年多，可是1591年的一个夏天傍晚，他公然在看守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他这一英勇无畏的举动增添了人们对这座阴森监狱的怀念。图尔现在有五个团驻军，红裤腿的小兵使这座城镇一下子亮堂起来。你看到他们在一尘不染且没有任何商业活动的码头上巡逻，那儿没有一点航运的迹象，甚至连个船桨的踪影也没有，没有桶，没有包，没有装卸活动，没有冲天的桅杆，没有咻咻的喷气声。那种极其耐心且一无所获的垂钓就是那里最踊跃参与的活动，法国人崇尚为艺术而艺术，在这种活动中是其他种族的人望尘莫及的。小兵被装满重物的大口袋压弯了腰，满怀崇敬地虔诚地从一个个垂钓大师旁经过，而大师们却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儿，在漠然的大河里泡着一种不知为何物的钓饵。转身离开码头，不用多久，你就来到了大教堂。

这当然不是说他总是在感知和形而上学之间作折衷的理解，而是可以说他的天资是一分为二的，一半朝向一个方向，一半朝向另一个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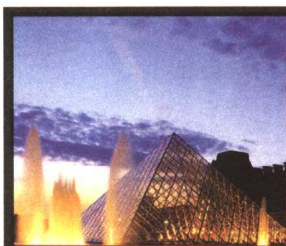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像



美丽的法兰西——罗亚尔河下游安日之城
在图尔城堡众多,历史悠久。

A LITTLE TOUR



奉献给圣加第 安的大教堂

CHAPTER 2

- ◆ 在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石板上，小男孩和小女孩并排躺着，一对小天使，一个跪在他们头顶，一个跪在脚下，守护着他们。这是法国文艺复兴早期的妙手——米歇尔·科隆之杰作，再没有比它更优美的东西了，这的确是一堂品味高雅的美术课。

IN FRANCE



3世纪中叶，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在此传教，并创立主教管辖区，直到4世纪下半叶高卢人的伟大使徒圣马丁任主教时，基督教会的影响力才开始增大。6世纪末主教管辖区由编年史著者图尔的圣格列高利掌管，他在圣马丁长方形教堂周围修建隐道院。图尔大教堂延续了这种风格。

——《不列颠百科全书》

这是一座华丽的教堂，极富魅力的鼠灰色的外墙，有两座样式奇异的塔楼，但还是一座二流教堂。教堂前面一个宽敞的小广场，你一抬头就能望见它装饰精美的正面，但若是想更全面地欣赏一番，也许就不可把侧面和后部完全割裂开来。图尔的这座大教堂是奉献给圣加第安的，修建历时较长，1170年动工，直到16世纪上半叶才竣工。然而，各个部分的色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四季气候的变迁而微妙地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它的各个组合看上去没有明显的格格不入，至少第一眼看上去就这样，甚至还显得非常协调。比它更加宏伟的教堂比比皆是，也许像它那样赏心悦目的却少有。在沉静的黄昏来临时，这种精致而又典雅的效果达到了极致，因为每当这个时候，挺立在细缩的阿克韦凯广场上的，装饰华美的两座塔楼把它们的奇异的采光亭高高地伸进薄暮时分的斜光里，为成群结队、盘旋而飞的鸽子提供了宽敞的栖身所。这时候，教堂的整个正面看上去金碧辉煌，尽管环绕着三扇高大的门扇（它的凹处深得足以容下好几圈雕塑），把巨大的雕饰玫瑰花窗旁边突出的四堵大扶壁挖成了锯齿状的那些壁龛在雕凿成的小华盖底下，连一尊雕像都没有。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法国大部分雕像，然而，这场风暴却没有一点重塑它们的强势。圣加蒂安塔顶的凸饰、钩编饰的穹窿顶的风味并不太纯正；然而，就像许多不纯正的东西一样，它们却具有



某种特色。教堂里面所显露出来的庄重狭长，可以说是完美无缺，歌坛大量使用早期玻璃饰品，四周一条宽敞的通道，因此，使那种狭长变得格外刚劲高雅。至于这座教堂主要的财富，也许就要数布列塔尼的查理八世和安妮的两个孩子（都夭折了）的那座迷人的小坟墓了，它由白色大理石砌成，上面有浮雕，浮雕上有具有象征意义的海豚和精致的漩涡状图案。在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石板上，小男孩和小女孩并排躺着，一对小天使，一个跪在他们头顶，一个跪在脚下，守护着他们。这是法国文艺复兴早期的妙手——米歇尔·科隆之杰作，再没有比它更优美的东西了，这的确是一堂品味高雅的美术课。这座坟墓原本被安置在数百年被人们视为“图尔圣地”的圣马丁修道院的大教堂中，教堂不断遭到宗教战争的亵渎，已残破不堪，最终于1797年倒塌了，但这座坟墓却幸免于难。1815年，人们在大教堂僻静的一角找到了一个避难所。

我也许应当愧于承认：对于这座庄严的避难所，我发现巴尔扎克这个渎神的名字甚至能给它增添一点趣味。或许凡是读过短篇恐怖小说《图尔的本堂神甫》的人会记得，正如前文所述，单纯而孩子气十足的老彼罗多神甫落进了特鲁贝神甫和加玛尔小姐的阴谋诡计的陷阱，其寓所就在那位小姐（她从事一种出租房屋给神甫们的特殊行当）的住宅里；这座住宅位于大教堂之北，教堂的墙壁下方离它很近，所以，大飞扶壁一面的支柱都栽在这个老处女的花园里。如果在教堂后边转一圈，找找这景象，而不仅仅是在历史上闻名的寓所，你就有可能目睹到圣加第安教堂的侧面和后部形成的一幅赏心悦目而又奇特怪异的形象。一条狭长的胡同延伸过去，旁边一堵高墙，挡住了大主教府邸，上面有飞扶壁、突出去很远的怪兽滴水嘴以及做工精致的教堂南门廊。在胡同的尽头，一个显得沉闷的广场，名叫图尔的格雷古瓦广场，长满了杂草。放眼望去，大教堂的外面大部分都是古老的哥特式的棕色房子，巴尔扎克将整个这片地区称做“石头荒漠”。被遮挡住的府邸带有一间破败不堪，样子看起来像有山墙的厢房或外屋。一个石头布道坛样子奇特，年久失修，从那儿突出来，俯视着这片荒凉的地方。宅邸的另一侧是神学院，用

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法国大部分的雕像，然而这场风暴却没有一点重新树立它们的强劲势头。



圣米歇尔日落一刻

圣米歇尔山是法国著名的圣地，
也是一个重要旅游地。